

通向时间的深处

□张向前

因镇而县的社旗,我并不熟悉。第一次是听周同宾先生说的,他是社旗县大冯营镇人,在赊店的西南方向,也就30里路程。他小时经常去外婆家,外婆家住赊店铜器街。他在赊店求学多年。无疑,周先生对赊店是熟稔的。后来,周先生离开社旗,去了南阳,成为自带风骨的散文名家。我读过他的书,给人感觉是有深厚文化底蕴并带有生活温度的文字。我曾多次拜访过他,听他谈文学,谈生活,谈往事。说到赊店,周先生一往情深,正是在赊店古镇求学时期,开始了他的作家梦。我来这儿时,周先生已经故去两年多,我还是会想到他说的那句话:赊店是一部大书,厚重而深沉,丰富而隽永。古人写的是上部,今人写的是下部……下部是否更精彩,看如今的欣欣向荣,似乎有了一些答案。因了周先生,陌生的古镇在我眼里也变得亲近了许多。

来赊店之前,友人发来一张酒乡小镇的图片,有亭台楼阁,有茂林修竹,有水波潋滟,有九曲回廊,有蓝天白云……盯着图看了半晌,用近乎虚构的方式,想象了将要行进的路程。我不知道,冯杰会在此题字,并来了点小插曲。一行人徜徉于二十四曲桥,见微波轻漾,绿树扬花,顿觉无边光景一时新。镜月湖里,锦鳞争游,大者足有两尺盈余,伸头张嘴吸食,憨态惹人欢笑。曲折蜿蜒前行,进到蓬莱阁中小坐休憩。小坐有深意,清风拂面来。在茶香缭绕中,冯杰起身,笔墨纸砚早已备就,展纸铺排,提笔,蘸墨,沉腕,运笔,没有一气呵成,写到第四个字时,冯杰似有所觉,不小心将“酒乡”写成了“酒香”。沉吟片刻,这个左手书画右手诗文的作家不愿浪费笔墨,落笔再续“入诗”两字:赊店酒香入诗。水远山高,无招胜有招,掌声响起。诗酒趁年华,酒和诗原本就是不分家的。冯杰的无意,或者说有心,无疑又为赊店老酒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穿堂风吹来,纸上的一些水分子被风捎去,字的筋骨渐渐凸显出来。

站在酒乡文化特色创意园巨幅鸟瞰图前,河水像蓝色的飘带一样,缠绕在小镇的腰间。一些功能板块和谐地延展开来,如此妥帖又如此养眼。深蓝的背景,恍如辽阔的大海。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么渺远,那么飘逸,像一幅色彩斑斓而完整的油画,多一笔少一笔都是对构图和光影的亵渎与破坏。游走在酒署、酿酒工坊、酒文化体验区、曲坊、磨坊、明窖、马蹄形窖池、灌装

工坊、洞藏酒窖……时间在往深处去。没有见到品酒驰名的王贤大师,多少是个遗憾。墙柜里摆满了荣誉证书,似乎无言地表达着什么。老酒的神秘滋味,或许自她口中道来,别出心裁别有洞天,让词穷的我们多少开悟一二。酒即算是百炼钢,她也能将其变成绕指柔。

山陕会馆、火神庙、厘金局、瓷器街……赊店于我而言,总算完成了一次际遇。际遇,绝非偶然。周同宾先生给了我印象,冯杰给了我诗意,鸟瞰图给了我线条,小镇给了我细节。细节里饱胀欲望,满是人间烟火气。我和一行人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在赊店,我发现历史上那些写酒的诗,大部分内容都是失效的。我想到了很多词语,接纳、传承、创新,发酵、生成、释放、成长、顿悟、了然……唯独没有想到酒。酒似乎总在杯中,杯似乎总在手中。时间是最忠实而有效的酵母,只有经过岁月的沉淀和赋予,才能像酒一样安然,有深厚的内涵和足够的底蕴,不至于淡而无味。

孤独这个词,在赊店几乎是不存在的存在,略小于一首诗,一阙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喧嚣忙碌的人世间,哪有时间孤独。

在赊店,除了生活日常,便是酒,干脆点儿说,酒便是人们生活的日常。没有什么块垒、磨难、险阻、得意、欢喜、畅快不能被一杯酒所消融、疏通,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杯。

酒是赊店的底色或魂魄。

酒香之外,我还嗅到了另一种香味。在山陕会馆下车时,有人高声叫卖“锅盔,五香大锅盔”。原本一声的“盔”念成了二声。好奇地挤过去观望,见一人自行车后拉一锅盔,两面金黄,一面有芝麻镶嵌其上,形如锅,估摸得有十来斤重,凑近一闻,温热中麦面的清香扑鼻而来。卖者手持一弯头割刀,刀口锋利,按买者意愿分割。有人购买两斤,让人尝鲜品评。得食一小块,掰一零碎,放进口中,外酥里软,颇有嚼劲,越嚼越有味,咸香弥漫开来,有岁月的绵长。听人说,这是古代官兵打仗时的口粮,耐放且便于携带。赊店作为“万里茶道”重要的中转站,南来北往的人,也多携此作为路途上的干粮,裹腹顶饥。与赊店老酒一样,锅盔也曾烫帖过羁旅过客的愁肠。在这个盎然的季节里,面香、酒香、花香熏得游人迷醉,不知今夕何夕。

大地织锦,蕴育着勃勃生机。一切,都通向时间的深处。⑦3

梦回兰乡

□马哲宇

兰花与人类结缘肇始于几千年前,河姆渡的文明曙光与芝兰发出的幽香,在华夏大地氤氲出无限的美好霞光。从而,一株普通的自然之草,投入人间的温暖庭堂,被至圣先师孔子赞为“王者之香”。

有清一朝,本是外乡人的桐柏县教谕兼萝野书院山长李南晖,为桐柏山兰花的神韵所倾倒,遂作《滋兰吟》一首,诗云:灵叶灵根真足惜,参差清影掩空碧。兰兮兰兮自葳蕤,隐谷援琴有古昔。在这首诗中,李老师道出了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精神气质和向上品格。当时的桐柏还把兰花列为县花,映照淮源人的高雅情怀和美好向往。

县花者,一县花卉之王也。小小兰花草,真的就那么高贵?

君不见桐柏的山山岭岭皆为兰花所拥,一株株,一簇簇,一片片,当春天的脚步款款而至时,兰花犹如待字闺阁的少女,躲在树旁溪边,怯怯地,漫不经心却含情脉脉地捧着串串蕊朵向翩翩少年招手,周身溢散出丝丝似有似无的淡淡清香。这清香浸透人们的骨髓和灵魂,漫过三山五岳,江河湖海,覆盖天地人间。

一日,我行走于桐柏山北麓,大河之畔,欢快悠闲的小碎步摆动在温润的故乡小路上。细细的微风吹过,绿树兰叶的芳香扑面而来,轻轻地吮

入一口,闭目细品慢咽,安逸又躁动的心田竟不知安于何处。哦,兰乡兰香,君子之乡,大河一镇成为兰的天堂。这里,种兰育兰、爱兰护兰、敬兰赏兰、说兰咏兰,庭院摆兰、中堂挂兰,已然把兰花演绎成千古绝唱。

大河人不仅把祖辈留下的自然家业守成持正,还借用现代科技,自繁自育,无中生有,羽化出兰花万朵。中华龙、传家宝、红素、中透、淮河之花……一朵朵兰花犹如一张张笑脸向海内外有缘人倾诉着大山之子的智慧和神采。

山里人用勤劳的双手把兰花侍奉成人间仙子,兰花也把大河山乡浸润打扮成君子之国。放眼望去,山岭地旁草长莺飞,郁郁葱葱,天然氧吧熏醉了无数痴男怨女,泥腿子坐上了洋轿子,茅草房变成了小洋楼,小学生的脸上荡漾着花一样甜润的淡红,花蝴蝶飘飞在乡亲们的肩头怀中。兰花,温润了兰乡之人,重塑了福地洞天。这一方乐土啊,人与兰已经糅合幻化成万物精灵,放射出天人神韵,生发出长袖善舞,放歌欢唱,和谐共生的至美境界。

春天来了。兰乡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隐薄雾;最是一年春光好,绝胜美景入万户。说起兰,好似梦境。兰香入梦,今年又是兰花开。⑦3

夜来南风起 小麦覆垆黄

□实磊

又到了收割小麦的时候了。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无论他现在年龄多大,无论他现在是否身在农村,每当看到黄灿灿的麦田,心里就有一股无名的冲动,有一种亲近麦田的热情,有一种喜获丰收的幸福感。

我老家在河南南阳盆地,有大片的黄土地,无论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是我们国家的粮仓。

我离开农村多年,现已70多岁。青壮年时在农村度过,用镰刀割过麦子,知道割麦的辛苦。记得10岁那年,夏天在地里割麦,弯腰割一会儿就直一下腰,老觉得腰像折了一样酸疼。生产队长吴大叔走过来批评我:“你咋老直腰?麦子站着,你站着看它,它不会倒。要弯腰割它。”我说:“腰疼啊,吴大叔。”队长说:“小孩哪有腰啊,快割吧。割到地头发给你一块豌豆糕。”

那时候生活艰难,吃不饱,为了豌豆糕,我弯下腰猛劲儿割。割到地头,队长真发给我一块豌豆糕,我喜得合不拢嘴。休息时,我把队长的镰刀别在腰里,又开割了,队长找不着镰刀,我俏皮地拍着腰,大声说:“吴大叔,在这儿呢!”队长:“这娃,啥时

候别你腰里啦?”我说:“你不是说小孩子没腰吗?”队长笑了,地里人都笑了。在欢声笑语里,镰刀又开始挥舞了。队长说:“咱队娃们就你捣蛋。”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现在的农村,很少用镰刀割麦了,除了少数山区,小块山坡地。平原大块土地,从播种到管理及收割、储藏都实现了机械化。机械化替代了劳动力,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由镰刀割麦时的200多斤,提高到1000多斤。家乡政府致力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实施,通过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推广高产技术等措施,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家乡亲人微信我,今年咱家小麦又是大丰收。

好啊,真是大喜讯!丰收在望,麦熟一晌,八成熟,十成收。一切准备就绪,快收割吧,争取颗粒归仓!这正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垆黄。收麦不用镰,机器轰轰响。丁壮开机器,妇姑相扶帮。学童不上地,读书在学堂。学好高科技,明天更辉煌!⑦3

